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卷之七



來禽館集卷之六

濟南臨邑邢

何子愿甫著

序

吳景猷先生詩序

今海內物力多詘獨文力校盛窮閭下邑人人工爲詩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實顛渺塗鴉僂署以爲鳳畫虛自匿其近尤壑保無裨于巨匠本率卒歸于瓊惡者矣其或涓滅止限于一曲則全體之艱金刀未槩夫髮鬢則薙歲之艱雨旣歇而緯旌未耀則啓晦之艱天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一  
吳三官宅

方春而甲萌弗墀則振秀之艱百年萬里反唇離合疇能爲何李故歟也中原白璽綺重雄桀誰其爲王李礎諸也程季說餅右軍墩麩亦旣著明矣而必文之以起搜餘餘薄持半九則用脩之爲累乎秦時明月漢家長安亦旣雅馴矣而或雜之以聯拳足竭細看淺把則德涵之爲病乎吟箋率承晚季則停雲之波靡乎壯氣間沿叱咤則樓居之俗漸乎加以人懷心競物情賡借傳武弗慙于班掾柴卽力訟乎禿竊耐窮忽遁才致受困翻風下而綠珠上後彥媿交讓之蔭脫光斬而鷓鴣澁

雋異厄剗割之數嗟乎此道誠難言哉余年友閩漳吳  
景猷先生者墮地靈異苦身涉誦不器允屬乎君子踰  
勺卽推乎國士弱冠對策筮握州塚入佐司寇歷陟藩  
臬間而里居廬處歲月婁易觸情抒性撫運感物階除  
移半甕之影燭花垂一寸之施夏歌廣鬱陶之致楚謠  
極正則之變凡百先正嚆矢枚馬爰有隻婦擬議團扇  
劉司空之傷亂郭弘農之遊仙許徵君之自叙陶彭澤  
之田居盧照鄰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澆水  
高逵夫之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朝水杜拾遺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

世三百八十五

之秋興劉隨州之聽笛皇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槩括  
興象速肖南車首路岐道下泣高宴排當薄主退舍襟  
情儻乎雲漾滌思濃其泉薄遡風牽于麟閣儕隱淪于  
環堵梵精抉其幽閨夷齋彈乎車外洵可謂詞躔七曜  
語陣三行者矣先生靜癡孝子惻閔忠臣耿介廉士淹  
洽秀才忼慨將略差分計智徒以短造未臻乎耗境鶩  
志蛩親乎添盃賈生未返乎前席仲舒竟虛其廷獻所  
謂交讓剗割之喻不獨詞拳吁可悲矣蒙而持論眷言  
先生孫前云云總之去瑣而攜巨瀾中而詣實鴉虻遠

于萬里虜鳳還其所如四艱妙于風削八士失其寸跡  
斯不亦盛明之罕覩吾黨之大涂哉先生有子亮恭嗣  
成進士代倡建鼓以蒙同人忝廁屬以前茅蒙也腹痛  
未申何心結綴嚶鳴在臆猥抱咄偏聊贊數言用質麗  
巨驢壇云爾

穀城山堂詩草序

吾師宗伯學士先生以日講事 今皇帝最久受眷知  
最渥其予告家食穀城則以先生婁疏控猥移疾休沐  
云乃今居諸荏苒十餘年往矣先生時年正六十色甚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

九三百四

澤志甚愉而召還之旨迫在旦暮先生一若弗聞也者  
比以一編馳示小子侗曰此余平生所爲韻語也于其  
爲我校之紀之侗受而恭讀焉凡踰旬稍稍涉其涯涘  
乃僭論曰有是哉先生之值盛明也盛明之獲有先生  
也洵非偶然爾也夫有唐制作之業獨躋之詩要之擅  
絕而難繼則又獨躋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  
上詎乏宗工而以沿襲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  
嘆其爾雅雅痕態露則失其穩嚴是之爲初唐彼盛之軼  
于初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爲之也譬之

釀焉酌以重醪醞以法極漸漬深而蘊愜洽醜和溢而  
天籟鳴盛之爲盛可知已我明荷天隆運氣化涵融故  
其于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間才思得杼臆而談焉李  
何崛然並挺力振孤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墾疆竭  
蹙以爲盛唐而化鳩之眼厥有微譏江東歷下據時全  
盛流羨開元之座卽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于歷下之  
壯歲而成于江東之末年論其時代若合開元天寶大  
曆之世而先生者猶歟休哉昌明之際于斯爲盛矣鬼  
生降神名嶽夙負幼清蚤奉嚴庭切劘鴈序青箱付授  
來會館集

卷之六

四

余三良全四

之日雅言乎詩而又加以熙朝之所淳澁逮官翰苑彌  
厲家學以茲地望不以資詠達而以窮秘檢不以廣遊  
道而以適深衷性靈所會遂百同曹窓戶瀾藩蕃置刀  
筆而後其書成書凡百卷不盡述今略辨晰其詩清靜  
厭慙則孝子之處心乎優柔溫厚則君子之厝躬乎欽  
巖秀特則太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翕則重溟之巨觀乎  
率繁專與則霽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節籥之集成  
乎從盛明而出先立之業就盛唐而測先生伺竊謂先  
生律絕歌行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無兩負茲

以樂府古詩而儕先生于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  
此其故難言矣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  
奚河宜遜骨不靈惟是假令江東以欲野歎山之勢而  
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固壘卽起歷下而抵掌于  
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于衝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  
抗聲文苑則夔龍弗愈于馬班正色台司則李杜或慙  
于伊傅何也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足之鮮兼備也  
先生貴爲王佐尊則帝師託詠屬詞卓焉名世不亦天  
授也歟先生係著人心甚切有頃 天子亟下黃麻而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五

刘三吾手三

相之屬所司親勸爲駕焉則馬班李杜一日而都伊傅  
夔龍之席所爲稱報張大盛明者曷極而盛明與先生  
構不徒以聲詩故斯又無前之緒矣門下士侗老于一  
壑間無裨崇濬尚能勉撰中和樂職宣布詩以爲先生  
藉手冊陛下也

居東集序

今夫海內鷄鹽錯峙則掩甸充郊牛耳狎執則連鞬接  
幕巖璞溷夫暗鼠薺菀亂乎人侵是以葉公之龍非應  
蟠之物木寓之驥渺騏驎之材匪夫極研窮討益以申

晰則朱紫恒至易處真贗卒之兩截以余所得閩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冕黼冠族細彙世緒切而清令  
寢長英特書乃誦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蚤成進士頗  
狀時學屈首司李遜業董帷遂乃抉微靈祖淹函雅故  
衰衰悞悞爲世鉅儒爰自吳興量移東郡依類託寓一  
意著書發軔射書之閩駐車歷山之麓狀次吊乎方朔  
蓄里感乎次卿任城憶太白之舊阿曲尋陳思之跡暨  
宮留墟乎齊境廢市示引于海澨不其之書帶俛存成  
山之篆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慮積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六

李三百全五

有餘閒察佐周旋間成曲讎山郵攬空館之棗鬼應借  
青鱗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  
慨凡于此際文筆迺適君喜爲詩詩分科品靡不躡宅  
風騷枕藉魏晉禮初禰盛沿及厥中叢會諸長極之融  
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  
至于出言天拔絕玄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拜視夫耽  
耽飾其孩夏歛歛矜其鬪楚良以逕庭矣若夫文章大  
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屐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愿素  
平大祛重舌之譁雄成免碎金之誦時乎登高授簡則

君家希逸之蹤也時乎遊戲泚筆則休文甘蕉之致也  
時乎雜俎會稗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  
子雲油素之例也竊又窺夫餘勇所買代斲更僕英氣  
露于捉刀靈襟標乎荅版致能洽攀簪于上座聯風政  
于遠陬總之質稟軼群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  
以斯較條流于吾黨論真贋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  
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落拓茹菜餈窟席犢殊其所  
如儉奴絕于常隸報友輸一端之跡縞娛內足四種之  
好香寫論將付諸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風期美矣官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七 刘三百字

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鑿潯耳溢者廣陵  
之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海踣  
也今來蓬羽太守浚飛轡直指前甘季老明經三日新  
子頰耳何口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娑安昌之野追逐  
蜚走之信大蒼出櫛黃棘下兔毫以乾葵壓之濁酒真  
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  
文字田僧超結撰邨得不佳在杭大噓集署居東記地  
也亦有風人之托也夫



夫冥冥蕭空尺一假其羽毛罔出在淵八行鼓其鱗鬣  
飛沉匪郵傳之使禽魚歎含靈之性而能暢懷天未傳  
響絕微畸臣由之返國良朋因而加飯斯之託寄顧不  
重哉若乃好緣于肺附誼重于脩講勢出于蒼黃事關  
乎釁郤呼吸判乎嗔憲占授次于言面非夫東里之博  
雅茂先之總粹鮮不錯雜其旨猥庠其說啓友邦之反  
面動隣士之掩唇矣我友王百穀先生含貞蹈齷苞素  
揚采去延陵之舊居傲伯通之故廡殫豐儉之穀王眇  
洗礪之枕漱茅茨非資而卿相造門逢掖本賤而鐘鼎  
來禽節集

卷之六

宋三百五十五

佇席下帷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君家之節信遊道侔  
于太丘羽簪洽于蘇李竿牘靡挾日之間交訓盡四垂  
之遠矣竊見夫情至禮荅裂素伸紙吐章陳文霞蔚河  
瀉學義冠于人倫言語妙于天下其或宰執方燄露調  
笑于矜莊寒峻失鍼寓煦沫于娒罵其或朱邱陽慕羅  
羅見其清踈熊轡委誠岳岳表其耿介其或閭門接壤  
賀吊別區生芻一束羊酒兩家沉痛極驩造微筆下其  
或疏屬密戚頭岑腹痛量水稱藥分甘餉鮮壹鬱三歎  
寄心行間其或良晨佳夕藉艸煖炬檢校鶯花指揮虛

采倚馬密醉覩縷頤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胡賈蹕指  
疏蘭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閣少婦桃葉小  
姬潘毫代金剪之怨會辛報葦濤之錦大乃鉅幅小則  
掌號聲振金玉規矩騷雅械若巖霜之材婉如沉風之  
雪磊砢無節目之累浩汗撒藩溷之障古則陳孟公今  
則王次公可謂異代齊軌書場文府均被談談之許者  
矣嗟夫在昔 世廟楊用脩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  
價雞林懸購彼猶衆羽之裘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  
其龍吳得其席借茲爲喻未爲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九 三三上

道亨廷尉世家代結王生之轍桓譚玄賞獨信楊雄之  
艸爰命劄劄副于郁氏道亨辭辨清癸風氣道上余略  
得于其先大人茲特侈厥嬰鳴未槩及其鴻匠云爾

楊德潤青李園集序

德潤以春秋肄名燁燁擅中土海內賢士大夫靡不頤  
交之亦靡不以太倉漢陽大物相期許而究之以拔萃  
貢出身膠庠非其志也德潤北走上都所交悉賢士大  
夫諸賢士大夫初謂德潤春秋明經耳及覩其文班史  
之軌也及披其詩三唐之矩也及盡其雜言旁記則國

是世故犁然矣以莫不拱揖相向謂德潤身兼數器絕才殊致哉嵩少熊耳輟轅其山伊洛瀍澗其水人則德潤其庶幾矣德潤數上都試卒不第乃就選人得邑令邑爲通渭通渭邇戎羌塞德潤卽與材官甲士習言兵幾以兵事起遂罹幽憂蒲制復得吾濟之齊東夾河清淑地多人國風而德潤卽亦陶民訓士有古之風類焉蒲考則以歸州借矣德潤温文醞籍白晝清揚恂恂猶儒生遇當憤激則又忼慨激發不爲骫骳一切而碎首陷胷之無所難讀書破萬卷人稱行秘書如虞世南書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

卷之三十五

法入大王永禪師孫過庭三昧古隸超軼鍾梁以下不足多也若其文章隨所歷官輒變通渭之作挾秦聲王於沈雄蹈厲隴水奔騰而不傷靡齊東之言則染齊氣藹藹徐偉長之論認哉優柔而平粹秦聲及劑矣而今復以歸州賜德潤屈原宋玉昔所行吟之所而策曰之鄉也其用牢慄離愁化而以楚俗競德潤吾知其不免矣德潤三徙而三變其文非精隳力廢所致要以慧心傑思絲竹金石有所感而成聲摠之五音六律具矣而

其爲班史三唐國是世故之凡則無小更易以是知德

潤文從俗變者也非變於俗者也德潤錚錚名士之業  
將繇茲不朽矣雖未以春煠顯其所就卽太倉漢陽何  
忝焉今世賢士大夫徃徃謂中原一片地風烈勛名勝  
而不屑於雕蟲之技賴德潤差爲一洗之不佞生山東  
乃文質兩無所底以視德潤映顏矣齊文學王君江君  
輩以青李園集序請余序之乃如前云

管鮑千秋錄小序

夫康侯一書生耳父兄沒而稱當戶上無所要求下無  
所忌憚輕裘肥馬擊鐘鳴瑟之奚不足貴遊所乎而乃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一 世三百六

沾沾丈夫事今日置義門明日從從兄計常產此猶爲  
吾折檻公族地耳至念友人姜君爾一妻子費慨然捐  
五六百斛之業而弁髦賦之豪矣哉康侯讀書窮上古  
意不可一世惟是薛包汜觚郗成鮑叔旦暮恒遇之亟  
誼而後貨勇班而絕恠匪曰我收贍族而博宗黨閭門  
譽我爲德姜而令姜重德我聊以行吾一意而已晚求  
財用入心脾赤亥朱提甚珍生活之命居乎王珉一頓  
美食嗷嗷自取飽垂臨訣頃頃兩手捫錢猶不休矧去  
上田良產乎康侯上下千載知有吾族吾兄弟朋友而

已貨產關何事焉若康侯者以津濟天下可也張楚云  
乎哉

彭伯子詩序

元美先生云名邑名里名家之子伯允是耶彭世言詩  
至伯允而以鑿稟承之亂而成語韶而成韻自親外傳  
徃徃舍佔畢而就爲詩勝冠而後詩以大成大抵立骨  
而饒氣含澤而略姿襮獻吉而祖子美卓然翹獨之業  
哉伯允生平不欲爲七子要以七子者詞條互相爲龔  
格律過而爲厲云爾躡蹤希響誰是之無然而伯允超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二 九三首

然風尚之表爲豎正統倡建鼓而警聾俗厥志良足奇  
矣夫詩有別材非關理詩有別趣非關學固矣伯允風  
華奕奕涉日十行下縱毫騰舉絕不作今人語相斫書  
耶蘭臺史耶六一公集中僻固狹陋面牆大方云者意  
有所譏諠唐詩人聲俊俳耦之外莫能文焉耳卽文焉  
猶之聲俊俳耦爾也伯允高文大冊碑銘記述投之所  
向無不如意網鮮罨翠漁獵靡遺炎倉並陳儒騷合燬  
唐詩人值之能不匿形走哉伯允尊人方以風紀名天  
下輜軒所至首重觀采所部之詩皆其詩也伯允無亦

包藏山海乎余所進于伯允者大廷之對木天之學文章冠臺閣而究竟詣左班詩猶小道所爲大前人者不第以詩伯允洵翹獨矣伯允應咲邢生迂腐哉伯允尊人將捋余鬚而澆之若下也

刻世說新語鈔引

蓋自隆萬以來而世說新語大行東南天地間若發中郎之帳而斷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談士不授不得稱名下也吁亦好事貪奇甚矣夫書所列凡三十六卷標目三十有二則總之逆流之勝致韻士之清言耳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一 余百全

蓋引之而劉記不逾十行微之而詞條才可二參也而乃按之無盡味之有餘含舖宛其欲吐拓綬令其可長二難欣於叅對一座似覺無人塵揮笏拄帳施膝前致足墜瞿曇之天花躍清池之方響矣書本資談談亦不盡於書此固瑯琊兄弟所爲箋評廣演三復津津而不能一日緩石室名山之副則江左之流風未泯哉此士深沉往往病聲俊而賦清譚謂此書能啓人馳浪心助人浮薄名未爲非是第南人童亂習之長而骨挺未少盡戶無沉深也若夫飾椎文陋倡雅成趣則北士須之

更棘矣余故爲南宮業與廣野期用暇日盡此書仍期  
各出臆評而會名法簿書相糾纏卒章初頃又十季而  
廣野守諫議久封章朝謁之間爲畢此書研精蒿目厥  
志良勤其所爲鈔蓋主習見者汰冗長者節亂雅者前  
古語轉譌不可了了者闕吁其于世說家言思過半矣  
余齋居病卧一夕爲是正之稍爲廣其遺逸如干條卽  
嗜痂好鍛去取小別式執輔談致無弗一貪竒好事之  
士入秘一編庶絕無忝於智囊何必親躔乎揚亭也

汪明生詩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四 刘三草

夫輶以載也蓋以盛也削以斷也帛以蔽也皆物也而  
法存焉輶欲頑典蓋欲脣厚削欲敝而無惡帛欲器屨  
暴宿之相得皆緣法也無法則無物也繇是以談文府  
稱詩是謂善物也而法或侈之抑或弁之巨人著態於  
蓮胞小兒呈姿於媼媼皂隸僭質於乘韋王公降行於  
執戟易形變位詩以衰已明生故歛產北遊中原而立  
之齡戢身四壁藜床布祿不關聲聞非石室玉板之藏  
不涉非甌甌敦鼎之識不辨非生金填麪之幻不博非  
鑿燒破析之餘不闕而又窮煙於史籀獵緜於蔡倫搜

事於蒙氏討析於仲山推征之市雖照隱名殆十餘年  
而苦始出其書大抵皆稱詩今觀其詩不貶形不以造  
不定位不以發條源彙枯可借而言譬之純王則似少  
於冠冕譬之英霸則肅肅於壇坫譬之刑章則斤斤於  
科令譬之軍政則鑿鑿於訓厲而明生猶不自意也曰  
元范布衣簡賤奚知詩能不苟於爲詩而已夫輶之願  
典不苟於爲輶也簋之膾厚不苟於爲簋也削之散而  
無惡不苟於爲削也帛之器屨暴宿之相得不苟於爲  
帛也明生其諸輶簋削帛之爲工乎於志有之古散耳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五 李三頁全六

聾不見成功明生之詩林慮劄心功乃以成關中南史  
子與雅負敬禮之識副在和疑之技殺青甫已姦絕奔  
騰家見賞於郢音人盡赴乎涿水斯足傳已明生行詣  
渭川便姍磨鏡拜尊况乎無及攀棺企其庶而明生其  
或張大乎殺函南史則亦關尹之續爾

孫使君家集序

代作

夫郡二千石之難也難在橫金紆紫造諸藩臬席而諸  
藩臬率求多南面擁專城三十六幅聽于軸而一切屬  
城威我安車侯饋轅待也敬上爲撫中丞直指使君引



均我而我不便印示倨我而我不便煩郡凡丞逮俸以下爭言節行以高兄而吾翁蓄虞不信遷人播吏輩冒約結而跡趨且局外傍窺我而虞不服此所謂難矣凡若此等他二千石恒有之武昌不寧惟是也南紀雄而鄂當會則標表之難藩封大而爪彪繁則調停之難縉綬而衿佩夥則和劑之難山谷連而川澤遂則彌已之難鄂其什伯他郡鄂二千石什伯他二千石乎不肖乃今曲跽歛容以讀感遇編也而後知我觀察孫公者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耳集所哀小則同人醜贈之言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六 刻三卷五

卿士口碑之撰楚居多則聖明褒厲之詔金石題躐之章而爲楚居多則我公之幸楚而楚之幸所天也居然可槩見矣我公溫良在中眉睫與之及所持三尺又不水而寒近而履屐遠而箸籌靡不天則見而人紀賅也側聞在鄂驚黜頹瘦以活獷悍僑慢以馴衣冠學徒以化不可思議粹至還來之事不申臂項而受成是誠無難于二千石而無難于鄂二千石也楚善頌而播聲歌黃鵠大別不足爲其差莪也長江廣漢不足爲其淵浩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朗朗不足爲其潔

也牢騷繼而閨悅者風雅廣而惠露洽至誠動而光輝  
符槐安土而化人國鄂其文獻足徵乎難在二千石而  
公易二千石難在鄂而公易鄂繇此重申眷命悉已試  
之規矣遼急借公遼齊急借公齊鄂其嗚矣今地中黃  
其注乎哉某極庸庸側在臺皇下吏又黃九里之所委  
流也覩斯編而舞蹈若置身于堯天輒自忘其固陋嗚  
嚶向前也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諫某言哉楚旣已書  
之矣

顧水部竹梧集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七 宋三百五十一

夫淇澳朝陽叅見于風雅荆揚嶧山並列于禹貢維梧  
與竹表厥詩書尚矣乃水部公用二物自名也復用二  
物名其所自爲詩也何也言嗜也又言寄也以余聞公  
所繇生則宜署毋薛邑大家云父則脩身蒙難公能泥  
跣上下之左橐饘而右緇帙朝涕泗而暮吟哦爰自束  
脩之歲強半牢愁而公所得于詩者深矣中歲有聲諸  
生間稍屈其學無難墜手于一第而其湛淳于詩日甚  
也跡公雅尚其所徙第十鄰非孝子之廬則忠臣之祠

壁耳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而所興寄僅于六季三

唐之際則公之志悲矣公蓋以其力奉母而以其學課  
子子方伯君成而公拜爵公子貴仕而毋以娛悅焉此  
公所爲寬然于竹梧之託而長謠短詠若弗一息而釋  
夫六季三唐之業者公之响响而樂天也卒之徘徊躑  
躑若怨若慕而皇皇如失者則以父之脩身蒙難而與  
夫我之六經四海之志竟詘而未伸也嘯歌幽憤時一  
中焉而其于竹梧自若也今閱公詩一切本原于情性  
而以黃絹幼婦之詞出之然而弗囿焉囿之云者北上  
風格南上色澤南之不能爲北而北之不能盡折而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八 詩三百五十五

南從來遠矣公則挺其骨以傳肉豐其肉以飾骨肉不  
附贅骨不戍削猶之竹枝白紵子夜前溪之叠奏而梵  
勒摩訶隴頭塞下之音互發而叅亭焉則公之爲詩風  
格色澤庠幾婁矣然而倫紀備焉試釋公詩君若臣臣  
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弟婚姻朋友鳥獸草木之  
大凡因遇而觸隨籟而鳴具天質焉洽天趣焉可以興  
可以觀不敢遽擬于孔刪之三百而以推而儕之杜陵  
之詩史其父奚至腆顏而左辟乎于是而有感于公之  
于竹梧也其以竹梧適也非以竹梧狗也稽叔夜好種

顛桐之木王子猷愛竹至竹所不問主人二子言嗜言  
寄矣夫叔夜傲僻終乏保身之圖子猷儻蕩類乖檢押  
之訓卽逸情勝韻君子率譏焉以視我公何如矣公蓋  
遊神蕭散而取券于天道人倫者也又聞之竹以截焉  
翠篠玉柯爰就龍邃梧以材焉重碧紫霞蔚爲雅琴班  
匠睨而蔡牙值清廟啓而箭韶作其斯爲方伯君之今  
日也與哉是公之于竹梧也根荄固矣柯葉暢矣騰輝  
播譽煜其未艾矣則夫世之離奇蹇產終于不遇而汶  
汶岷澤者安可同類而比倫也蓋方伯君講業齊魯焉  
來會館集

卷之六

十九 吳三尊五

休卒于奉高之陽嚮青蔥而延佇知其爲唐六逸之竹  
溪也曰其爲我蠲戶奉之令綱紀報平安乎結夏于行  
省之後湖是歷城齊疇陵君之山池也有梧在焉曰其  
爲我善護鳳條乎維棗與梓必恭敬止方伯君之以竹  
梧猶父乎抑在所而明孝也書來鄭重委序余余爲序  
竹梧集如此侗視方伯君同舍友也公視侗孔李通家  
子弟也侗鄉行部金閭之間覲公顏承公論議蓋歛然  
以家人之禮進今且二十祀矣而存沒槩中望蘇臺而  
以致慨焉天子而採風諸侯而貢詩者侗其無憾乎嚙

曩之草草也夫

張攀龍先生芝樓草序

夫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軍旅之中露檄巧捷用  
枚叔固也則又聞之江南之致韶秀而藿靡中原之風  
雄勁而扶踈然乎則又聞之李白杜陵見長于有韻史  
遷班掾取勝于鴻裁然乎則又聞之董賈能文而絀于  
武衛霍能武而絀于文然乎以斯論代以斯程人則攀  
龍先生者可指次談已攀龍墮陸印奇長而舉體無比  
情郝桂一枝湛若秋蟬之翼而意在必傳之緒于其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一 位二百廿九

來不知姓名者何人雲夢之襟依稀八九雲臺之績脊  
奮二三溟潢濯其目墳素質其腹銳頭之奴與鰲首之  
卿更相稱進千古役而萬靈馳六合并而四裔縮以一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勦欲死矣而大業成爲名卽爲名  
二千石風流苜尚之凡樂之如琴瑟使馬彎弓之技快  
之如風雲亦成其爲攀龍矣嗣之走淳中萬虜薄城啁  
噍流連激矢倉皇間左伊秩寒戰齒相擊攀龍單騎臨  
之衝口一二言羯夷瞥然鳥散頸項莫敢問此不必賦

詩退虜詩人退虜矣嗣之走朝鮮餉乏問餉兵缺問兵

樂浪玄菟之墟滿調萬出幾于罵矣而攀龍植踵如獄  
弗狗阿卒之青海恬島頭之色白衣還翰如之封此不  
必脩文辨賊文士辨賊矣自頃角巾齷里口不言平吳  
一枋之素數袞之紉與上下周旋耳而寄余所爲書書  
凡詩文分部余受而讀高文典冊與露檄巧捷俱矣韶  
秀薈靡與雄勁扶踈劑矣杜陵李白與班掾史遷合矣  
而以究其平生之用倭虜恒賴以襄夷此何云衛霍董  
賈婁乎哉余又畢僂人言攀龍名雲故好雲其或峯峯  
突如機錦刃如蒼狗黔如上褚之縣皓如攀龍悉撻收  
麓中已而放齋中四壁滄然號咷大叫曰來視雲中君  
攀龍好花故多藝牡丹其或雷槌斗如掩抑髮如越女  
艷如沉香亭子之妃醒如攀龍差誰標目之擬之三駟  
之品六宮之好亦復號咷大叫曰署我爲國香主人攀  
龍更善酒姑不言酒所謂善易不論易矣異日一杖過  
攀龍攀龍其出威碩之婢誦魯靈光賦坐邀子愿而盡  
攀龍余寧加前說上哉有若天子受璫耳泉宮朝勅交  
道廐攀龍暮不寔寢矣攀龍身兼數器材其無難此則

此論著一編者姑茂芝樓可也

余讀獲嘉曹太公狀及誌凡三過已醜卷而嘆曰先侍  
御公已矣乃世有義烈仁質如太公者近親而慕同好  
而述余不覺淫淫淚下也太公長清明府一蘭父也起  
自閭閻世胄終明農田間先是用少疾疢不及肆經然  
于書一目卽通曉于古今倫常節俠禍福興衰之際較  
如指掌居然魁宿儒者也太公蚤當戶值親喪拮据哀  
禮迨兄弟分箸一取瘠少有薛包之風焉遇繼夫人息  
女不殊胞裏幌奩維腆又事繼夫人毛髮無孺容曰晉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一 余三十五

王休徵尚掃除牛下此其爲人子可師也孤姪必輪多  
睦之屬必睦平居恒問孫氏姑舉火乎于胙城姥畢安  
脩館甥之分苑與葬焉世母孑然臨命洗如矣太公爲  
條牒棺具及收而後嘗食其窠灼灼異者清源郎中還  
鍛工金天津湯中神告以事而獲脫陽侯之厄其于陰  
陽報應驗如持左此太公所爲爲德有卒而逋負不責  
賞劑質畀諸炎火也長清君每向余泣曰先公之所以  
教導不肖者文義悉有度闋世皆有法在鄉爲鄉祭酒  
在家爲家督庶幾陳太丘王彥方其人焉一蘭今仕矣

而弗及以百里養心憾憾若刺刀先生其爲蘭發明之  
余謂明府何虞報也卽今身領巖邑竭虔徇衆舉數萬  
蒼赤咸浴明府汪澤歛氣吐息無相閼沮量可而處衙  
齋兩飯菜茹數杯脫粟盈升止矣長清令一日而蜚廉  
平聲太公之地下頷而喜可知矣矧夫如綉之章且日  
天而下若曰長清令能其以考功令父母被旌異玄宮  
將及賁焉太公之爲樊族對而食其漆澤者正在斯日  
明府何虞報哉矧夫明府清邵端醇功名固未可涯泐  
由今而上所以賁及玄宮者浸浸其未艾也明府何虞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三 刘三百五

報哉明府再拜而受余言曰先生善道人意中事請持  
以自厲而求末書紳

樂陵鄉約序

蜀王公以蕪訪治兵武德蓋屈第三品秩而親董訓飭  
封疆見若謂官尊地重囂然不屑其爲武德也乃公下  
車與郡邑長吏要亟取 聖諭六端而精爲言動關元  
元之民綱以鏡日月以系綱大段用昔先達先生之纂  
錄傳以已意濫漚臨評之已又爲絜法若干條 以化

俗彌紆爲務而本之深衷釋其臆指文不虞艱質不涉



俚要在田里婦孺靡不曉暢而佩膺焉道鐸所經振講  
覺曠凡再歷歲而無棣四履之鄉割齊之強半達于長  
河若撤宿葑一新之心志濯濯靡然風草子言孝父言  
慈兄弟言友悌婦女言從婉土箸井間病相問而貧相  
假彷彿華胥化人之國庶乎隆古之際矣公職主盜始  
焉名厥魁宿而捕殲之意陋桓東之酷而過令辟之至  
察無徒也久之拱環嚮德盜以不生寢衣耐髮以上較  
昔滅衰健兒休騎投鞬弓矢在櫜經月無所庸郡邑賊  
曹幾受空署教化誠何負哉公品流溫瑩表裏若昭華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二十五

李三百金

之玉其遇同官屬吏一從丹狼絕去陽浮道與一切世  
俗之態故人亦樂親之仁風扇和醇醪既醉公其有矣  
公所開府地僻近溟海晨夕放衙多暇時與縹緗爲伍  
低回諷詠著于詩篇殊覺古人不遙間伸黃素臨榻法  
書則又攀王提鍾馗駁前度專技弗及也且公欵躬自  
下慎慎類儒生操履矜嚴鬼神却步故其下化之率繇  
良枕世未有源溯而責之流清者公其以是帛治武德  
也繫可思矣樂陵郭令君廉平籍甚悉意師承其在車

軸以之強輻囂以退勝重海相藉旒夫配林不敵泰山然

泰山不可終古無配林則以方之公與令君也夫豈謬  
悠歟哉

棗強縣志序

代作

按漢書地理志棗強爲棗疆蓋爾時古文之遺蹟未泯  
哉降而近代相沿爲強而我明畫野分畛因仍未改  
則遊泳同文之化者知有棗強而已余不敏釋褐領茲  
邑坐堂皇而問賦賦登耗異矣而問田田腴瘠異矣而  
問戶口戶口生熄異矣而問賢科人物異矣而問宦跡  
官師異矣而問風俗遺俗異矣而問亭舍置郵異矣而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五 刘三百五十三

其所謂棗強者依然名號如故也已而分別類而究  
凡則以人代遼遠精爽閭湮鸞輅無推輪之樸龍舟渺  
落葉之締躡尋忘其端委毫素歎于標紀又或十羊九  
牧單瓢百輿國是淆于多宰築室債于歷年吁志之難  
也尚矣棗強有志志創于永川羅公繼益都石公余不  
敏妄意竭其下劣而續承之凡經鄉紳茂異之耳目逸  
民韻士之口吻者不知其幾何氏而復授蒲編凡歷春  
華冬雪晨曦夕膏者不知其幾何日而後亥豕魯魚僅  
僅無多也大抵以愚而慮寧質勿文寧輕勿諾寧簡勿

寡寧嚴勿濫寧黜其臆測而保諸蕩蕩平平之路則庶  
幾乎一方之龜鑒乎方今 聖天子銳然國乘大搜二  
百餘年之業而作新之以莫不曰徵故采謠宜自圻郊  
始也棗強非其部內乎有如按圖考狀而及境上之小  
臣則夫引對而爲王生者誰其渤海若也謀野程志而  
較列乎始終焉則不敏者其又何敢附于羅石二大夫  
之後耶邑故以棗名今其漸不成蹊道萎而歌纂纂者  
聲且嘶而不屬也則夫所謂依然四境者延袤陂沱之  
無別耳而以求乎百年蕃庶之舊其將能乎不敏非爲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三十六 來三百卒

棗邑諱言饒彼夫夥熙而沈沈者天下之滄業猶是也  
良可悲哉司國計者其繇棗強而推之列邑也其軫卹  
之惠有同然也則不敏者其用此書爲叩閭之副乎不  
佞小臣實藉休光甚矣

忠勤堂碑版集古法書序

桓臺王太公自以叅議死事勞贈太僕少以仲嗣戶部  
公寂贈少司徒生榮死哀寵冠黃腸之題金躡織文寶  
汎丹砂之璽賁泉曜代不翅足矣乃所奉 諭祭文津

津督木平蠻事厥奉冢祀上谷中丞象乾子廓謀以刊

諸廟也以諭戶部公公曰于吾父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廓曰喟吾父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今日之事我不爲政疇當爲政于是僞搜家乘檢鏡歲篋厥有墓門之闕祠告之製列傳播在寰寓彙粹託于冠冕以逮大母劉太淑人素旂表懿重闢誅幽珪判壁聯犂然具矣子廓意謂單碑介立則騰播滯遠樂石雜陳則簡冊斯便青箱宛其遺習梵夾踵其故例而又謂宗資獸石以雕琢見推林華雁足用款識示範田疇八分以存手詔鐵石千字以括韻語魏表重煥于王濛狸骨再新于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七 等三百八十五

內史其或江左撫疊衣之跡秘監影頭眩之帖自昔云爾今胡不然是用博徵往搨以勒斯石厥維太傅清廟琮璜右軍奕奕鳳質龍章大令嗣父開美無度永師遙肩厥體溫然率更方嚴直鋒隱肉永興虛和層臺緩步登善王佐羅綺騎春清臣端士墜石奔雲相彼誠懸凝霜列柏猗歟太和攬轡繁榮嗟乎世閱人以成世今閱古以成今厥亦文質彬彬茂以尚矣是役也麟閣舊勳枉青雲以載筆詞壇宿彥春緇衣以作誦如綸如綺震煜于庭而迺觴溢以濁水竽吹以猥管狐裘飾以羔袖

鄧曲發以鄭脣胡以稱焉子廊淹通多許載歷年所辨  
其蕪于十丈析蜜蒙于四種恒欲揖永和之高步復淳  
化之大雅而迺殫心匠構託志作求夫自魏而隋若歲  
成以積閏繇唐邈魏猶正嫡以承祧自餘竊病其未馴  
抑亦舍旃而不錄所謂中原之奇事宗袞之令圖也侗  
竊私臆太公而降家擅萬石門對三戟樂詩書于鼓吹  
其仁義于牢體恬素族以平進渺華艷于脫屣始興之  
代將永暢于禹鐘太原之鄉允宜避乎鉞鏤云俞

平昌葛端肅公家乘集古法書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八 吳昌七五

平昌葛幼明氏以所業先端肅公家集諸石眎小子侗  
侗沐手受歛矜閱之竟作而歎曰是何異躋二華岩巖  
而茫昧其丈尋溪河流浩渺而愷悅其涯際也粵自結  
繩代邈文字漸興古文春矣籀篆夏秋隸正冬矣草行  
餘閏是知剟刀流瀦乃根柢之陳行墨吃毫爲跗萼之  
繁逮夫語言熾則紀著滋多體度繁則札行浸盛無論  
聖作明述紛然鏤金猶蓋禹之遺規鐫礎仍闕氏之往  
制以故高門大姓孝子慈孫妄殫力于不肖詭競心于  
慙匠厥亦滔滔皆是涇渭靡分矣弟識鑑昏則甄收弗

極搜剔寡則彙括未周狗好則波濫已東泥遠則木能  
猶寓化裁通變夫豈無徒我勿明氏博擅三倉智淹六  
故每致慨于韋成念祖未及誌諸幽壙孫相紀思僅有  
賴于來宰填胸赤鬚希叟素風生活丹青豈異人任而  
乃聿追王父顯冊高文羽已邁于三公袞復攀于兩宇  
愬遺一老寶誅孔之王言附驥千秋徵傳夷于朋輩隻  
詞片語塵牘網編逸同拾瀋之艱精擬揀金之密目標  
懸帳蹙踴臨池以爲不石不堅不古不雅爰採名賢之  
妙蹟用光吾祖之燹章蓋自祖乙姬文嬴秦炎漢魏乃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下九 九三頁古

冠之鍾傳晉則斷自王羲羅粹六朝以瀕隋李唐則多  
其付授宋亦輯其偏長下迨胡元不乖餘系一人數紙  
則紙紙揖其風流一代數碑則碑碑攝其神駿亦有潦  
痕駁蝕崑薜爛斑繩夫萬軸之淵櫨士千尋之壁諸求  
印可脩極體裁是役也筆花霏拂若晉子敬之掃白書  
丹理郭填卽蜀知微之勒淳化蓋吉光萬羽而集爲重  
裘略無羽跡豫章手材而構爲大厦疇見材端祠廡周  
遭孟繁交映景襄鐘鈕陋鼓鑄之未工饗餐亞形較款  
識之粗儻方斯盡美所謂桃壇之絕致孝子之傑思也

侗問與幼明言明盛以來觚翰之長群鱣江左碑版之富亦首金閭似汎支流未窮本始夫伯喈陳留占籍孟皇安定爲鄉茂先著于范陽肩吾奮于新野桡諫生于京兆蕭卽望于蘭陵鍾傳王羲耶那穎水舉世所知已唯是介碣豐鸞瑰篇偉製胤傳北地滲漉我人偶覩黃河一曲文豹一斑而謂崑崙爲南發之源澤霧非西鍾之秀斯則不達之甚也從此平昌以幼明大矣幼明用中原幟矣他山數姿再見漢唐之世齋堂半畝足當翰墨之林義夙出于賢尊暉生締褻勞未經于令弟緒就來會館集

卷之六

三十 札三百五十一

木天蓋坐而論道維端肅公作而行之則幼明氏鑿云吳叟工脩刮摩有其舉之厥在周禮孔子曰美哉璵璠達而望之煥如也近而視之瑟如也其以喻茲石也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又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其以喻致石也侗也尋丈測岩巖徒勤仰止際涯窺浩渺祗切望洋斯石斯人保諸無斁而已

平原縣志序

代作

平原爲郡在昔一大都會與青州河朔懸衡等勝而至

我朝寤廢降爲邑今所名爲陵縣是已乃我邑實故郡  
四封地歷世而往獨得仍舊號不湮滅更置云叢爾之  
土往董獲列於附庸而今衣冠風政田園物產至此故  
郡聲光不翅雄埒則余不勝滄海桑田之感矣邑有志  
故廢再啓于張大中丞隨成于高明府而宋大中丞且  
不怯衰然爲序珠玉冠前三先生者所謂粉榆之祭酒  
菽苑之宗工也其于茲書如老宮監談天寶年間事言  
言中覈當實不虛以寄慨于杞宋之無徵功德金石與  
並矣咫尺之編識大舉細彰往古而揭來今其書類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十一 朱二百五十四

隸厥幅員而非野其義比乘副載名山而非家無論于  
龍門蘭臺何若而以絜于當實不虛之指則有賢者莫  
爲加懸金不能讚矣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考績序

平原劉明府三載考績序

今制郡縣長吏率三載殿最乃縣長吏殿最獨嚴錢穀不及格卽賢不得上司功選懦而廢事剛懷而喜事間者蓋簋小有指次則皆不能帖然三年淹望司功之最千里矣故必朝而戴星居而持盈清湛如水壺士民交口而後政理乃見成績及考兩臺始用報闕下司功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一 劉三百卅

按覆考內表薦凡幾然後稽制而請予之告身若是乎其難矣吾邑稍西爲平原控郡爲衣冠大聚雄紫甲全齊天子擇令而屬劉公非湯偶爾也公治及三載兩

臺以最報上爰下司功核奏稱職予之告身父拜爵如已官身受文林郎母暨繼而稱慈妻暨繼而稱室者咸孺人而比堂存者加太焉六勅煌煌褒嘉備至臣儀鳳百拜稽首舞蹈專承邑縉紳士三老子弟悉賀于庭以拜以踞咸及于禮何其盛哉不佞從鄰壤密戚友執得

公頗深乃公所繇獲譽命非炫暴釣竊以適資逢世皆

用懿實積累而然公闢輔名儒本之家所研習一以西  
京大師專經之業而無曲學及服官政則又準西京循  
良朴茂廉平之指而靡回思以故諸所徵之行事可折  
而言公徃下車與元元之衆要標舉六條大抵欲民飲  
聖訓而重犯法顧尤先法左右近習人靡不重足一跡  
吏以去奸邑櫃收牽率頻年爲累每每傾產喪身且黠  
者漁公至不可究詰公爲調停一歲一易所署主名皆  
殷實認謹輩公私便之俵馬官自招買牙僧不得用爲  
市泛募不知姓名誰何名貌駒戶起俵厚給厥直數俵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一  
宋三百五

皆竣於事駒戶家所省不訾矣時值旱暵公教人助蘇  
長公治杭法多掘井醜計各團保得井四千有奇禾以  
獲潤焉至于困儲大命公彌益膏目爲圖闔邑鄉正所  
貯錄總計穀五萬有奇較課爲他邑最又以意捐貲爲  
儒學立倉小權子毋貧士藉以緩急至居平諸生以緩  
急告則又悉心擘畫人人得意去也其最鉅重當竅則  
在撫亡彌盜等蓋念流竄黷而無居則爲于城東近墮  
設下舍百餘架以待還集黷者如市則又給牛以開故  
雙城北與廣川接州邑互匿號爲盜藪公跡其魁宿名

捕治之覆其巢穴隨善慰株連一切境以大寧公之凡  
爲此不過孜孜以徇萬衆耳而搢紳大夫士晏然安之  
良由公誠信孚于搢紳大夫士不爲矯矯自異乃其相  
劑如和羹相引如督繩故貴者亟怙于傳保而賤者仰  
恃于慈親公真不媿其爲民牧歟哉繇前所論不能三  
年淹者若廢事及喜事公乃剛克柔克無徧岐且厲操  
持繫神與質焉衙齋三飯咸脫粟冬一木綿裘夏一敝  
紵衣依然寒士家衆化之無室人交徧之謫刑于如此  
其于一邑何有公泄三載兩稅不連毛毫表薦以十餘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 三十五九

計司功見核又鑿鑿懿實乃爾則夫六勅之寵若亟播  
而獲理有固然視炫暴鈞竊者類不天壤曼隔哉公在  
齊諸長吏儕伍衡較不屈第二三指則公車召入直反  
覆手頃耳從此五文之誥游逮厥家將無紀極伺竊載  
筆而申無已之頌不第如今搢紳大夫士所屬爲舉厄  
之藉而已也

藩伯晴原李公奏績六載序

我邦藩伯李公比合左右轄滿考六載功狀奏闕廷矣  
歷城長某等操牘向伺曰愚輩沐浴藩伯大人恩德隆

厚甚頓効一言爲頌幸當最績會又先生與大人杵臼  
交也唯所命令勿辭侗受牘赧然已灑然若有當也遂  
言曰公蓋崑崗良璞云片玉初剖首應戊辰拔萃科是  
時海內流品推第吳越甚然而吳越推第文章鉅匠則  
又未始不公第一屈指也公道成名立脩業里居吳越  
名公卿爭致爲子孫型範公勉一就之正顏臯席都肄  
下上昔昔必滿品第子貴介諸公子屏息偃僂而弼其  
側無故不敢獻頌咲若名公卿則岱瞻海赴莊事維謹  
僮隸趨趨嚴千家督盃酒聲歌一切謝不與而諸公子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四

吳三石五

相藉以成功名先後而是是時吳越推第吳越大師經  
學則又未始不公第一屈指也居且久庚辰竟魁其易  
爲第二人對策又高第初得刑部稍遷爲禮部郎在曹  
勤勵伉爽不阿人意指遇事與尚書可否俊辯徵發卒  
以令甲持勝同官莫能難也乙酉出典楚試所羅致類  
三湘七澤瑰異上材時侗治楚粟夙所慕說赫奕知名  
士靡不罕掩已按所評騰一如其父師家人語楚書一  
出用爾雅冠諸省厥後史官言官接跡名天下公之薦  
賢賢矣已丑督學浙得雋數倍楚就中多貴要人又多

才節士至所布爲挈令等縣諸門闕靡可得短長越寇  
鄰鄉土又公舊遊地三歲未嘗私徇一童子及溢科條  
毛髮事人至今服焉尋爲察政爲廉訪周歷楚黔東粵  
地回翔萬里壹意秉節蓋遲速哀序之際公寔有繫于  
衷矣最後晉吾齊右方伯逋遷爲左方伯右優游養望  
而左則無事不總統齊列專城以百計元元之衆以百  
萬計文武青紫官屬以千計錢穀以三百萬計公日盈  
胷而慮高目而籌兩臺朋寮間不恤同異故戮壹求其  
當公又喜受善言值時與勢傑僥榮莫則又考問黃髮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五

世三長十五

務叶機宜而後已每謂人大禹聖人所謂僕僕亟拜也  
何故河之役呼吸告急矣徵發唯齊之以公應如鸞電  
取給必時卽至匱不爲辭說歲數不稔盡境啼號公曰  
于志有之骨肉而生之豈異人任于是奏記兩臺大行  
蠲賑罄困刷帑之外以至下糴瀕海凡費如許而致一  
鍾舟車並任水陸賫送猶之哺雛也權璫餘孽未盡公  
不惜以身抗之所名錢悉公行省措計不以煩下邑諸  
王國租稅衣食不時倚辦公亦不時輒應不令嗷嗷守  
車門其所出校所入不負忽秒下逮俵散武人子亦往

往如是四方臚岱例有金錢繡黼布帛什噐之類其職  
典屬公公目無阿堵曰此何等者神式憑之命付諸帑  
而以代奉料供非時需也官所平次不驟置人下考于  
諸州邑長吏盡推心腹與談綬莫疲民策日數移畧教  
以身先廉靖法舞文胥掾卽有小過亦輒面相規正陽  
浮道與無有也丁未泉决舜階暴溢諸衢市肆皇皇矣  
公率寮屬拜于祠集工百方釀導三日水乃平民乃歌  
曰微昊天兮齊民以魚兮大俠柳廷瓚白晝攫我上下  
驚擾公一咲授官徒曰此正孤豚比取此才熟羊胛項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六 札言

耳果挾日而獻其縛公大抵淳然淵著不妄出一語愴  
囊應變若參連之弩一發無留行又若萬斛貯芻隨其  
挹酌略無加損又若甕社一珠光照十里泯泯凡火竊  
前最長舉要如取如携又若隨何將二十士足抵步卒  
數萬精騎五千也然則公者詎方伯藩屏才哉我撫黃  
公適推擇大司寇則有旁州例在公不猶之以左轄取  
轅門印代焉乎公資二品六載滿于仕不爲不淹久固  
自 主上重遷徙然適當事會唯時齊撫舍公其誰舉  
朝通論益如此齊大夫士悃悃更殷殷也其在今日人

人思欲借寇君竊恐奪公東郊去百城察吏尚亦有同心哉此不待臚陳戶說徵之宿昔可知已夫盈虧變幻雖云天道端實在人公先大人隱德冠吳會犯而不較備古賢風譬之龍馱鳳穴必種靈異此公之爲先者豈公冢嗣舉首留都以予大夫爲太史氏龍鱗鳳羽似續衍馮此公之爲後者也公之滋培日茂多福寢集襄輪躡蹻莫可殫述一大中丞何足爲至人重輕要之家慶國恩絡繹蒼粹天時人事夫豈偶然此不必準盧先之考政劉劭之課官連最在公功寔莫掩唯時齊撫舍公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七

余言子九

其誰何不慣爲誇詡言又不喜爲無稽相謾語此障中刺刺指歷長諸君輩其私而載之牘不再月不佞之言如符左右契矣

廣川守聚齋劉公受誥序

國家制幣貶臣下獨隆前代六品而下所給告身率稱勅五品以上率稱誥勅所受墨書硃光花綾而誥則五文五采绚烂七襄稱至麗矣士生巖穴頰首脩業固將期建豎報縣官而所營營一念真切不可解則在光揚張大其所生其爲典咸有一定之式截然之制而郡縣

尤匪易易焉者期則視三載最則憑列牘無論品在中  
駟卽超乘絕足非是則格不報成績甚哉遭遘之難矣  
用是傑魁敏茂之夫苟非其會恒艱一獲而况遜官遜  
獲則豈不難之難哉廣川劉大夫以江黃上材移守廣  
川謂廣川煩而躬在簡謂廣川侈而持在節謂廣川氓  
萌沉夥而用在盡下謂廣川軍卒交雜而劑在絜均謂  
廣川如穎川置而戢之以化謂廣川如交道廐而服之  
以勤以故譽言四起刻書更僕無慮二十餘中所揚詡  
靡非粹潔端凝豈第翔洽之指而多歸于大夫之養益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八

刘三百五

大夫室怒色市略絕織毫積金至斗等諸糞土而乃和  
風飄拂坐人穆如中洵有道君子也比三載而政成而  
值大夫蒿目膠庠勗建傑閣于學宮之東南隅歲當丁  
酉林林中雋卽東省第一人應期而出在大夫之郡中  
然又適與大夫之功狀會也不亦絕奇足紀哉惟時綸  
音自北題躐輝煌薦紳秀茂三老孝弟有秩方田無不  
迂于郊慶于堂者伏誦誥詞其尊先大夫振鐸傳經之  
業彌益以光也其先夫人斷機和丸之教彌益以彰也  
其身所孜孜徇民駕龔軼卓之閭彌益以信也其內夫



人之闡德懿淵勤劬裨我彌益以徵也郡人曰 天子  
其有以報大夫矣以我民故歡欣鼓舞而聲于謠也萬  
人同辭也蓋大夫先是爲鳳陽令業以七品考恩逮父  
毋及身與內矣是所謂勅也而今由州五品再拜誥訓  
詞視昔有加焉且也五文五采與硃光之軸相輝並麗  
豈不稱難邁哉大夫純孝人每言及其二人潸然涕下  
若曰祿不逮養也而今所蒙被光寵如此蓋盡國家幣  
馳兩制而悉有之九原猶白日矣大夫何以悲焉大夫  
膺力方剛其視巉巖不翅三十舍由今而就京朝官則  
自五品而加四浸等而上之意所受誥將騰緘不勝襲  
矣然而莫非大夫勞閱所由圖也大夫俟之哉郡諸簪  
弁先生行合舉兕觥爲壽謂宜有以藉也屬不佞言不  
佞徃在楚式大夫問知大夫家世長者乃今所遭遇如  
此語曰根深柯長源潔流長于大夫良信矣于大夫良  
信矣

臨邑藥明府考績承恩序

代作

余代置諫官濫司天省其于銓序流品蓋竊竊繫念焉  
向困家食每從鄰境默然程長人者未數數厭心也若

臨邑明府藥先生則余願爲執鞭非虛矣先生以三載  
考上司功司功按令甲爲疏請譽命上逮二尊人身授  
階內子并拜譽命煌煌烈矣邑之縉紳士暨三老子第  
靡不加額其侯者曰今者庶有以藉手頌侯休美報侯  
勤也問言于余爲侯加爵焉余唯唯先生之令臨也非  
以臨治臨也以天下治臨也天下之大無越情法二言  
盡矣徇情而亂法則人慢任法而不及情則人懼兩劑  
之難而吏治兼長之不易也先生賦質弘毅坦直又思  
精每事必推見毛髮屬當讞訊則以三尺衡之曰玉律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

列百全五

金科在耶不敢輒以婦寺心視堂下曰法必當辜而後  
可然又念林總元元蠢蠢耳或血氣張憤而成于偶或  
志慮擬議不審而蹈于文罔此盡赤子之可矜者爲反  
覆周繹不敢以礪刻心視堂下務爲開厥三面丹筆律  
徊者再得一隙曰歐陽夫人之指告文忠如是焉已矣  
以故爰書所就情法無觭重兩造俛首叩首謝凡身負  
重譴者亦必曰仁公爲我求之數矣而卒無隙也死所  
無悔兩臺監司郡守丞倅李無不委腹心先生若左右  
相持借若履綦跡相踐躡而無能一字易也無論濟南

一郡獄卽他郡亦往往移以相屬先生所居偃于大府  
刷于滕薛日昃不及食憊矣先生神毫末無侵鑠也先  
生指天矢日諸所出納惟一無昂尾垂尾異代聽而外  
邑浹旬無贖撰半餼入居恒遇下用未薄半寸竹决遣  
去邑落待鞠輩亟還舍尚不及熟次先生若曰吾嚴金  
錢一介法也吾此無知之萌隸雞狗吏暴爭言耳吾决  
這不逾畧情也吾平時所煦沫灾殄而若保身首者何  
也而忍創鉅此曹乎先生律已斤斤不越尺寸表裏無  
纖塵溷嶽嶽滿大宅驟似未易與然與人交必攄衷竭  
赤久要不渝友邦資之礪礪靡有所不盡之惘絜法與  
情稔躬具是矣與邑鄉大夫背面無違言相得甚歡而  
無相黷學官弟子亦稱是總之絜法與情先生庶體禘  
季野四時之氣以治天下可也寧獨臨之彈丸也乎先  
生衙宇環棘飛鳥不得度日用鮭菜飽其孥曰困腴何  
爲者退食自教子文督書課廩廩務及程品已而呼童  
持一皴木案共餼脫粟甘于珍異父子油然一咲相樂  
所見居室無非法無非情無非情法翻先生用是洵可  
以治天下于衣帶履屐間卜之矣先生尉薦幾二十許

刻最績于齊魯不二三屈指執是而付銓序行膺撫要  
爲其先代重不直今一命及尊人暨其身與內然而臨  
之縉紳士三老子弟頌休美而報其勤願自今始矣願  
自今始矣

齊東白侯上最勅褒二尊人序

邢州白侯居平治夏侯論語類其家奇治孟喜易類其  
家沛而其治齊類其家季康之治溧水家景亮之治台  
州云溧水誠信化人不尚威刑而惟清介一切無所取  
邑人至竟思焉台州明法律善記笑均徭役興學校儒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一 尚三百五十九

風大振自奉甚薄妻尤儉素脫粟對飯特詔褒美以宮  
錦賜之繇前四白先生皆異時瓌傑其專儒術嫻吏術  
照代耿耿而我白侯一身遽兼數器談言何易也白侯  
自長者治齊必本父母侯之言曰自先太公音易而鯤  
學經先太公篤孝誼讓而鯤知脩內行家太君孀單自  
厲撫翼諸孤鯤則靡事必稟成猶夫銅川夫人好藥而  
王通氏檢述方書也侗不佞聞之嗟嗟歎灑然異之曰  
白侯之政其有始乎白侯之治齊東齊東不必野而我  
飾以儒齊東不必詐而我貫以丹猥米鹽案牘靡密煩

碎布所必察而弗行以臆也有觸乃發有嘗乃應發之  
無遺慮應之無留跡懸衡出量編教燕門其或忽秋昂  
而圭撮溢者司空城旦以上繩之痛戒黑衣勿下鄉亭  
鄉亭令自爲度以次灌輸所不如度者繩以司空城旦  
刑輕重各等倫鄉亭率教三嗇夫耳目驗頑愚月朔懲  
賞薄厚各倫等黑白分明境內連侵奏記食餓人鈿鑄  
炊簋蕪鉞留犁分曹而置計响而徠百里之內唯施郵  
舍無蕘聚一人其或米豆賦婁人人霑實惠王守不得  
沒毛釐奏記出糶利婁人如估獲羨復用充營田鷹者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上三

三五五

藥死者樛樛不繼者藁市隙置冢邑無暴體以故齊東  
荒政甲濟諸屬城上司尉薦百出榜示繫令爲傍州又  
罷案核帶翳田四萬畝招墾逋田萬餘畝依魑魅之蔽  
而博筮狂營者治毋貸僦偃師之能倡而實人應律按  
舞以蠱惑狹斜者治亦毋貸其所尤弁心一氣以先諸  
理則在興起道學學官弟子秀異者館穀肄學官僅子  
小學肄彬彬嚮化若蜀文翁而其所置文廟神龕若干  
庶悉出俸錢諸廣文官舍圯則又與文翁率減少府用  
度而贍博士者無異妻孥大布衣簞食無珍一肉餉毋

而已盡齊之境道幾不捨交闕以息揆朕繇然則侯之  
寡欲潔庶愛利而周于事情之所致也此歲侯三載上  
司功司功用國令甲當侯最典逮所生白太公地下貴  
孫太君生貴矣夫侯視溧水久而見思同視台州特詔  
褒美而錫之官錄者亦何古今不相似哉奇之論語沛  
之經學庶幾體明而用暢所謂身兼數器云者侯則能  
之惟邢與齊以洎寧宇純終領闡其有幾乎于傳有之  
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斯言而  
信白太公其以齊東社白太君其撫孫子十人者寔昌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四

三三五七

百歲樂哉

濟南沈郡公上最膺命序

我郡公以濟南三載最上考功法宜四品譽命上及所  
生身及所敵體而會東朝詔更優異天下賢久二千石  
公乃奉五采織文之誥躐冒黃金塗凡兩軸綸言溫藉  
推本訓迪茂明闡德迨之所襲嘉近甸守臣者率有漢沈  
典風流之旨猗歟盛矣其屬歷城陳令君合三十餘城  
諸綰綬長吏謀所以當樽下者以謂不佞侗公于某等  
提挈保抱則父規繩化道則師明公其代之言以當樽

下何如不佞侗素受公特達知又令君文字友其何敢  
辭公之守濟南也初非拜命濟南也其由聞大郡奪而  
之濟南則以尹大中丞具人倫賞識特疏借公與共事  
朝宁壯之其所由借則謂東方多故瀕海斥鹵皆稱兵  
島夷深矣願得大度士作涉北長城其可乎覘其始滿  
意勞公以武事終將以非常職要償之也公風期超箸  
神檢四而甫下車不作貴倨態禮服之餘僅一襖褐掩  
體食必簋食噐案無重肉飯已畢一卮卽呼舉案去手  
口拮据而逮心目無弗吏民者諸長吏手板謁則與據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五 禮三百五

徑寸談教以廉白教以勤事教以無墮紆宥計已而覆  
按之某也廉白某也勤事某也無墮紆宥計若數一二  
別黑白事皆灼然鑿鑿有公據稱引翹拔不翅已私其  
有不廉白不勤事不無墮紆宥計者亦輒面風再三俟  
其改步又教以某某徇州可師也或不諭指則又輒墨  
帖規之諄諄若家人提耳狀俟其改步而後已意在  
輕棄人陽浮道與無有也公藹貴甚然雅善爲鑒不假  
一私人色一私人人口而三十屬城毛髮忽秒無弗知掾

史舞文受賕諸不法析于目覩黑衣下鄉鄙一錢以上

悉可難質而至坐列販賣孰誰境外轉貳子錢孰誰嘗  
粟善富孰誰掘冢搏掩孰誰箭孰誰跋孰誰然不輕洩  
半言遇到郡對簿及課逋賦有無滿品等無意一詰之  
若曰某亭猪子可祭某木可材也庭下人驚謂猶神顧  
不用是督過短長人語過如洗大則待其自扞罔累人  
叩首請死爰書脫手就則似一切夙辦諸胥矣公每自  
言吾守濟南視帑不足當江南一縣且亦不當嘉隆間  
什二蓋自歛齋之法備而吾帑王國奉邑戍邊日賞之  
類如干而止耳其金出視入衡絕不放封識其粟准金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六

余三百五

出視入槩略不贏斗儲卽逮賤擷下役無不如之公經  
四歲刺史邸中臧獲目不識朱提銀異哉公在事值行  
礦權稅二中使磨牙向也曰濟南大東首郡吾得諸此  
餘郡破竹倒篋耳公不爲動置酒爲會僮惡草具從容  
謂推使若相調者曰此一郡城七十二泉可飲可濯也  
自餘數十賣菜傭日才博一溢米而堪貴人垂天之手  
乎其謂行礦使曰濟屬卽有山骨山耳必欲戕高斫深  
則有太守之頭顱在焉耳行礦使佯恚酒不肯則答謂  
不肯碩勿齟先後二使神氣爲沮沆郡及屬城不羅瑋



禍公之力焉竊又念公四年之內難矣郡及屬婁曠公  
蒿目不寢動數十旬旱則祈澍蝗則戒捕疫則待藥枵  
則賦粥死則辦槥槥不繼則給槨其所上記于兩臺監  
司而下記于屬城令長者側理如丘山感額創膚若弗  
一昔自生活而後屬城以荒政應兩臺監司報可相屬  
也以故積逋十餘萬力請獲蠲其新之不辦則又稱主  
臣耳罰曰腐幣任賦乎太守任殿足矣曩者倭之役公  
實始終之登萊兩郡諸視濟濟當漢經見揚僕樓船海  
議殺議芻芟議一鍾凡費幾鍾乃致何如起陸何如抵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七

劉三百廿九

洋艤幢凡幾尾小步馬凡幾頭縣度凡幾弓都尉凡幾  
員左右騎軍凡幾輩譯長凡幾曹勝兵凡幾伍舖鑊薪  
炭凡幾娑濟而募登萊而形質因之蓋尹大中丞以公  
借而不及耦俱以終倭公始倭及終倭而未遂以非常  
職要相償報也則國家恒格爲之哉公勤于不腆濟極  
矣度元元意冀公在郡抱孫焉異時竟以萬禩食不腆  
濟明矣則夫一階譽命雖出恩澤詔書曾何足稱大府  
異等隆然者公誠極心思奮不愛徇民以希聞達某等  
其以九列遲哉侗等其真以萬禩遲哉

歷城陳公洵考上續序

歷城明府夏邑陳公爲都諫太公元子世受田何易通  
明經術穎秀多文絕邁倫等綺歲連上射策成進士以  
次授我邑凡歷朞月輒登上理譽望卓卓百城東諸侯  
間而以才大換縣歷城歷城六郡首邑諸臺藩臬監司  
郡國守相胥我臨蒞一不得其指少不叶其躡則情或  
闕于上澤或屯于民是爲難我或多方睚合以身爲臣  
妾以官爲戲劇則上見鄙而我則承之羞是爲難于人  
指祝志已謂嚴而矧環涕之屬游我于兄翁者若干曹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八

李三晉七三

參互準問衆射我的我陽爲歛衿以見憚或陰爲戟手  
以相輕情數態新不可方物是爲難十萬之炊大囂懸  
陵之聚夥沈智故百于他邑非分非時交關酬對千于  
他邑風雨燠寒馬蹄咄咄萬于他邑是爲難陳公則曰  
我巖邑師帥也安得恣爲所馳爲我杜陵騷子也安得  
過爲擊曲爲我則無不盡之心我則無不竭之蹙我則  
無預方之矩我則無必園之規上官朝朔望及五日一  
手板謁鞠躬如也然色芒寒正甚荅問商扞不爲俯仰  
狀可可否否一據本情而訟言之及就對簿不主上官

先下牒記而上其手曰此寡人之貴介弟乎亦不故左  
穿封尹要當三尺卽上官數有駁正誤則自引咎不則  
數駁數不易爰書歲時爲賦勞問具洗沐幽仄宿暇僅  
僅取成禮絕不徵賣他珍奇至稱過外臺他使客案才  
數瓦楮及于一飽則已友邦長吏掎赤往來不以一字  
相誘其所更理牒記亦求當三尺不問異同至一切評  
署則率帥諸邑以恕心行尤護尉岩諸小吏曰我曹一  
搖筆此曹卽寒乞食嗟來食可念也公斤斤所重在錢  
穀特厲主曲罰毛毳以上不得昂其入山數羣民往往賣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九 全三百五

還故辦錢物或多市餅餌娛樂妻子曰此吾明府貽也  
公若日從枕席過元元豐瘠如灼之燭緣爲登下其役  
而諸富人鹽費用高貲得其丞或秘書郎吏則亦一絮  
比富人弗復人盡踴扞稱公平還集民唐守業等予之  
牛墾燕民井九策等蠲其賦鄉墮在所教之桑教之棗  
饑賦粥死賦榷淮家窪村水賑之穀數以五千計而又  
上記移粟及吾邑吾則曰河之潤九里沮洳三百步今  
乃恩逮三舍耶公輒然曰臨吾故民吾實不忘雅意學  
官弟子多所捐貸孫夢高等養生送死咸有須而所詳

茂異不群士挾日三課之其所點定汰擯無不惡可謫  
士心人文蔚起則又眷眷學官僮子李生嗣嗣卽嗣于  
鱗先生稱曾家孫者煥咻朝夕爲計昏學以卒前陳公  
德衣冠之族偶小振觸儕侶色于市直于臺公爲委曲  
譬解示捷伯禽于衆數其罪而寬其罰兩家頓首口塞  
卒乃不受衣冠一揖謝人盡服公休休度而又未始不  
懼公嶽嶽君家元龍不下豪也公侍太夫人邸中極其  
色物其遇諸郎又極儉朴襤褐簞飴以爲恒公恒自誨  
兒五郎遜遜業間扑其不勉無少假焉一日公自奉高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刘三官全

還持數朱提孩上太夫人曰此物奚宜至哉公則曰此  
四方臚岱物兒從郡相摧廟瓜分來不受則疑矯受則  
懼以神貨爲溝壑毋則云何太夫人曰爾云縣東衢宜  
治則以治縣東衢公爲增俸合給邑三老立治衢過者  
稽曰此銀孩兒街也公居平脩然自遠衣履不冒纖塵  
高傳家篤素見諸吳越巧僞器爲之感頰衙齋縹緗數  
卷退食蕭蕭與庭對對恒有餘閒交酬執掌咄咄馬蹄  
悉不能爲公困夥沈智故之衆畢趨泉牢卽向者矚氏  
眈眈濟南輩今不必無而不及亂則公之診審復矚有

良禁方焉繇前所謂難吾所屈指數而公唾手易公真  
天授歟哉公先<sup>△</sup>吾邑吾邑鄙小不得竟有公于其去  
而興歌曰袞衣童甫今歷之人不謀而興歌曰童甫袞  
衣公之異日社于齊兩邑不必論而今以三載上功狀  
也銓宰且將何以處我公則惟前令陳公之傷州在則  
又惟太公都諫之箕裘在若夫織文譽命之典此公家  
狎承事不必刺刺談矣歷城諸佐尉以公休明問詞余  
余則何辭雖然詞不懼募哉則有兩邑細民袞衣童甫  
童甫袞衣之辭騰諸碑口具矣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七

三

藥令公三載上績承恩序

我邑之敝于一紀餘胡敝也蓋時勢然矣邑故醇饒元  
元靡有羨譎若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此四紀前事而侗  
爲兒時猶及目擊且又聞之父兄吾邑非他邑比所謂  
葛天無懷大槐安境云者歷歷可指次焉降而嘉末隆  
初繇役繁興諸額外無名費不可俛數一郵亭使馬過  
則主典力動靡二三金令長襪被什噐串茶醪酒皆取  
自主典力丞以下尤而效之旦旦以爲恒蓋所謂時勢  
然矣隆而近褻長人者多任長厚不能察亭長寄問以

上爲何等掾曹恣寄請以獄爲市又主典力乾沒官錢  
至不可訾省蓋又時勢然矣此所謂蔽于一紀餘者也  
我令公才授職輦下輦下牽噴噴臨邑難治難治令公  
初亦謂難治云何比涖事而毫末必審諦手記心存亦  
必盡毫末然又坦其胃懷不進億人事至則灼然秦鏡  
肝膽畢晰兩造對簿不三數言中其隱伏庭下叩首對  
實有實無左證面槁死心自語安得神君如此也以故  
臺監遇大刑獄日久不決爰書什九下臨邑令公隨至  
隨訊不稽留信宿車門而外朝而市夕而閔然也其所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五十一 刘三令五

傳爰書緣情準律不緣準臺監先意臺監問先意示之  
邠令公詳若不知也者卒之臺監揖手謝明侯惠我輩  
甚厚伴我輩爲朝家守三尺強半明侯力也其所寢餒  
日青天則于出入錢穀無低昂易銖兩主典力守甌守  
藏史綜成筭竹無所與卽黑衣經歲靡足趾抵鄉落里  
正無狐假督訶百姓輸納若灌注不休曰我君四體我  
一意無苦我我等何恐以逋負苦我君也年卽少不登  
令公爲弛程減品曰寧受公譴不欲目見我股骨民百  
姓則又曰我君四體我凶荒其譴罰我等又何恐以逋

負苦我君也輸納亦浸尋不休連當 上發賑令公先  
日一欵段出從二卒史蹙蹙僻遠陬牽羅歷月垂死翁  
嫗奄奄飢孺在床薦得狀必謹書其賦粥粥餘人或不  
足賦銀人不足銀乃有餘蓋得調亭法一遵漢書勿贅  
聚詔荒政遂爲諸城首居平喜士謂鄉校吾曹發身所  
一畧不敢忘青衿士吾緩急務與精意區處得當乃已  
又不緣是屈抑平民吾膳堂饌每預給浹日朱提粲然  
瓜分權之無小損黍稷中常侍鷄豚布縷稅例當屬商  
令公曰此三如十千征商掾隸遞相滯染是一稅百常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三十一

朱百字

侍也爲節他經費竣解不名商一錢舊有盤撥米亦用  
此法不頭箕擾下戶毛髮城隍圯塞計口筭人曰設才  
一榜示各有期樓櫓懸門所須陶木咄嗟立辦視奏記  
官物倍以數十計民若不知邑舉大役者僞功且千金  
等矣日所食飲僅菜茹白水涉旬不以肉門鍵嚴秘語  
言內外不及通問行後園曰畦葵茁矣時雨佐我庶課  
兒讀誦食飲皆有度曰庶吏子食貧乃可于是邑盡洗  
一紀叢弊以較嘉隆又大懸絕民懷吏畏漸以康阜幾

還四紀前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景光矣凡歷三年臺使

尉薦二十許卓然齊魯冠冕兩臺上敢如令獲以譽命  
及二人身授階爵及內此洵狗官附民之明驗也邑其  
差解嘲于難治也與哉令公遜心博學鏘刺聖經不安  
爲庸誦其居塾時恒設都講彼中雋異悉來學僉僉盧  
鄭若而人我邑彬彬化其文學制舉稅類以適上知不  
安爲庸誦在齊猶晉云邑察佐及尉造制而言令公藥  
先生寔覆露我屬我屬無以相德會常取考頌句明公  
一語爲三雅先侗故不辭而奮筆娓娓如前指令公行  
且應公車詔則侗所宜在有片石磷响在也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二十四 三頁十

金鄉郭公心脈承恩紀序

郭公踰冠成進士由蘭省歷外臺卽懸車之日猶然未  
強仕也公生而穎秀比當象勺讀等身書迨長所結撰  
動合前架文法左氏司馬史記韓柳諸公詩一意祖盛  
唐以故政術流通本諸蘊藉爛然建豎所至雅足傳述  
而妬者竊竊以起乃未強仕卽懸也公略不爲動曰

爲政于里與爲政于官有以異乎傾軔而得俸錢若干  
緡悉用治生產合其先大人所遺業田以糞奴以力不

數歲而困窮致小贏餘則爲時時先多睦而周在之願



坊范文正公贍族之法同姓洽矣已又及于秀異高材  
生已又及于閭左之藍縷無依者且二十年鄉人頌義  
津津哉會 今上之十六年境內大饑公輸粟千石于  
官而鬻餉之意猶未已也出粟減直而公之糶數亦且  
近千兩臺疏報闕下得如例棹楔表焉又數歲而值侵  
如疇年公再捐粟千餘石減直而糶復如之兩臺疏報  
闕下錫三品服鏤金孔翠罔內拜嘉于禮數綦隆矣夫  
公仁心爲質見可而行厥意自視亦居平家食孳畫之  
常耳豈望報哉讀所爲控辭恩紀奏記言若恐恐于近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二十五 卷之三

名而來乎同儕同閭之側目者逃乎坊表猶之枳棘于  
目也惕乎章服猶之芒刺于躬也夫且逃且惕且惕且  
逃是在公云爾而羶德之行大情蘊之矧夫 上命乎

而公又安所卒惕而逃之今夫人情無論世富與否徃  
徃一錢捫之汗出倉有餘粟日飽碩鼠卽陳紅山積鴈  
鷺之不食狼籍供滌除黑墳墳起如是焉已耳是豈異  
人爲性圓顛方趾之不載而一膜胡越習漸使然又不  
然而用貲爲豪舉園池鍾鼓賓客槃饌之費率日以萬  
錢此爲媿桑榆者也餘羨搏餽疇鬻焉公所前後捐損

及賤糶粟物要以四五千計驟而言之似駭聽聞然有一區釜之不實在民間者乎且公不過俸錢居積之羨遠奢去濫儉以成裕之恒門耳非有江南大姓鉅萬不貲之蓄及史所稱蜀土箸而女懷清敵王埒國足恣行散者也公意若謂無民則無邑無邑則吾一二著姓泛泛如浮萍將奚薄焉此其爲識達乎占同井義者也此爲至仁也然而智勇具焉公之爲鄉先生也亦成其爲恤災捍患而邇然黔首之望不虛矣公諸子森然玉立人與業俱奇天其報公將在郝桂抑大椿之歲縣且延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二五八 三言七

焉以永受鄉邦兕筭之壽公真成其爲鄉先生矣異時尸而祝之以比于社而稷焉者今不宜生諷公要是大情所趨之必至余言不腆願留爲金鄉父老子弟手口藉資矣

齊河令霍公考績榮膺異寵序

齊河大令晉沁霍公以今齊河績合前陽穀資歷滿三載例上功司考兩臺爲疏請于朝按功令州邑長比經兩臺暨諸臺剡薦及格乃獲譽命典公及格矣宜被譽命而公有明發之私具奏上聞若曰臣準少出繼世父

世父母父母也譽命應逮而臣本生父母不及沐王言  
臣臣妻儼然從地上受綸帔而戴面目其謂地下二人  
何願移恩如故事臣不階卽臣妻安荆布臣死有餘慙  
上旋報可于是二父二母並膺帝勅勅詞倍加褒美極  
隱德專經閨闈誕鞠懿實之大煌煌烈矣語曰不知其  
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今由其子知其父猶之  
乎由草木而識地也請寃言公公筮仕爲陽穀矢飲穀  
水一剔宿弊而新之胥史惴惴重足無敢假言亥豕陰  
陶誤以黷文法兩造詣庭對簿不數言立剖佐證垂首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二十七 卷三百五

靡所得低昂其舌編役咸察于衆視田量貲不以已立  
上下一口筭爲之程率以五禩計付黎昭示重若鈇殘  
中使稅四百千不毛菴徵歛悉取公費贏餘及他小處  
辦副之民以無擾困儲三萬石懼歲久腐敗春際槩量  
給平民秋則如區畚還之官盡得佳穀如數奉檄治河  
躬暴沙淖中與下共脫粟邑人慮工不竟相勸送役滿  
千人若急父母黑羊水泛溢沒民田廬則爲主議破隄  
殺流諸獲全活無筭會人覲北單騎不與士民追送餽  
貽申茶以上都不納迨再令于齊策輕就熟指趨昌瀾厲

其所馭吏平刑一用陽穀法齊鄰省會諸上官競相讎  
謂安得通練如今者一切疑難大獄往往屬訊公視  
蔭而決爰書確于金石上官藉手轉報不更攬一字編  
役亦用陽穀法赫于日監焉守藏胥侵盜盈千久不發  
公下車遂得奸狀治如律比歲稔皇皇若身首爲設糜  
粥釋人日賦蚤暮頃無贅聚又竊念粥糜之不繼則復  
商略出糶受糶屬寂寒乞人不得逾斗者二價則臧市  
直什四邑累科頗慳中弟公用堪輿家言爲樓東南隅  
挿甍麗曜觀表巖然苦心區畫曾未損公帑半釐許其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二十六 余百十五

課士肄資膏粟孜孜月日猶夫疇昔之泄陽穀也公天  
性廉潔目阿堵如糞土典匪役不得以銖銖名羨及散  
予諸人隸則又不得銖銖名詘孝發無告又復時勤存  
恤俠輕無賴畢照幽隱蓋無不凜凜三尺在側者輒私  
相謂我君幸尚貴我其勿犯旃公政譽一時爲六郡首  
友邦寮長就而質問公絕去陽浮爲吐赤誠相告儕耦  
倚爲史師卽諸上官亦手語友邦寮長諸君其以齊河  
吏道相師乃善公則恂恂自下也先是公覲遠抵清源  
以所生母太孺人大故棄官趨治喪至心純孝播蒲士

林有曰于古所謂君子大賢庶其無忝命之再政燁然  
正其裨閑之緒則夫帝勅駢臨四親密旬用以耀閭門  
而騰宦路定惟丹屐緼積之素通重旻而徹白日夫豈  
偶然之故歟公行且以公車徵命行矣身依日月持國  
是而贊皇猷此不卜卦事兩邑人士拭目我公之重以  
五文錫也都甚休甚哉齊之孝秀冠裳強半余戚屬也  
三揖而問言余余何能光揚我公萬一第述所聞于兩  
邑及齊魯間曹談大段顛如此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二十九 吳百岳

10767

